



我曾是

陸戰隊射擊金牌教官



←民國七十一年，作者（中）帶兵打靶後留念。（圖／王忠富）

接近五年的軍旅生涯，值得回憶的事情很多，但最光榮的是民國七十一年，我在接受射擊教官集訓一個月後，在步槍項目，以三項成績總積分，榮獲年度射擊金牌教官。

三項成績分別是：步槍機械原理常識、個人射擊成績和所教學生的射擊成績。前兩項軍憑個人本事，而所教學生的射擊成績，多少都要碰點運氣。

回到部隊後一切歸於平靜，但頂著金牌射擊教官的頭銜，在教部隊士兵射擊訓練時，自己多了幾分自信，士官兵們也都樂於接受我的指導。基礎訓練紮實後，一上靶場自然有較平穩的表現。

三十八年過去了，退伍後就沒有機會接觸真正的槍枝，偶爾在遊樂場看到遊戲性質的槍枝，都會喚起我在陸戰隊那段光榮回憶！

至於為何會選擇轉預官預官役，這要回溯到考預官時以兩分落榜，當兵抽籤時又抽到預官。

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海軍陸戰隊，下部隊時因為寫信給臺視鄧麗君，邀請她來部隊勞軍，透露部隊的地址，觸犯了保密禁忌。一連串的因緣際會，碰巧國軍正招募陸戰隊預官專修班第一期，於是我有機會進到陸戰隊學校受訓，正式走上預備軍官的升遷之路。

分發部隊時，我進入通信單位，當起有線電連的排長，跟著士兵拆線、接線、登高爬電線桿，所以退伍後家裡的一些水電設施，大致上都難不倒我。又因我是新聞科系畢業，營裡參加三民主義講習班，我可說年年有份，後來營輔導長乾脆鼓勵我轉任政戰職務，擔任起連隊輔導長。

我從進陸戰隊學校受訓起，每天晨跑一定是一馬當先到底，所以後來有機會參加全軍越野賽跑，也在通信營全營體能與五項戰技測驗中，榮獲全營軍官組第一名。

轉任政戰職務一段時間後，在師部政戰主管的推薦下，我到海軍明德班擔任政戰官，後來又轉入中隊擔任輔導長。

和管訓學生近距離接觸。在一年多的服務期間，看過幾次管訓和回訓的士兵，因在班裡違規，被押送綠島管訓的大場面，每當大陣仗押送後的一星期，明德班會變得非常平靜。

前幾年，由於營區都在高雄，放了假都到高雄市區消費，那個時候鄧麗君已經開始「君在前哨」的勞軍行動，我雖然沒辦法躬逢其盛，但在高雄的喜相逢歌廳，花了四百多元買票看她壓軸演出。退伍前一年，我被調到清泉崗的部隊，至此陸戰隊的幾個師，含明德班我都待過了，至退伍前三個月，我被調到司令部待過，所以幾乎待遍了陸戰隊所有單位，這是很難得的。我很慶幸能夠成為有「男人中的男人，好漢中的好漢」之稱的陸戰隊一員，如果還有機會，我還是願意選擇加入陸戰隊。

（作者速寫）王忠富，海軍陸戰隊預官專修班第一期四〇五營少尉排長，海軍明德班政戰官，中尉輔導長。

戰地金門的回憶



↑金門光復後，左起假期的樓前，右起樓前，金門光復後，左起假期的樓前，右起樓前。

民國五十九年八月，我在國防醫學院結束六年的醫學訓練，被分發到金門防部的三級後送醫院，服中尉軍醫役，駐地在金東料羅和東村的中間，開始一年半的戰地醫療生活。

醫院雖小，服務的規模卻不小。醫院內的科室有：掛號室、門診室、檢驗室、X光室、藥局、藥品器材儲藏庫、手術室、廿張床的病房。院內有醫院院長、副院長，兩位醫療區隊長，他們都是老資格軍醫，區隊中配屬了我的同班同學，還有幾位其他醫學系畢業的預備役軍醫。其他成員包括：軍藥師、門診、手術室及病房護理長；檢驗師、放射師、掛號員等，各司其職。每當白天工作結束，吃完晚餐，晚間七點，所謂「軍打雙不打」，對岸的匪砲呼嘯而過，落在遠方料羅灣。

曾經有一次落彈點在醫院的後方，一聲巨響，砲彈已鑽入泥土數尺深，附近散落宣傳單，早點名後由輔導長帶領官兵們在附近草地檢拾，集中在操場中央焚燒。

宣傳單的內容略看了一遍，大概說：臺灣人沒東西吃，只好吃香蕉皮；或者說臺灣通貨膨脹，五元一斤的雞蛋漲到廿元等等，所寫內容讓人啼笑皆非。後送醫院還有一項特殊的任務，就是負責金東地區「軍中特約茶室」（八三一）三個服務站的巡迴醫療，每個服務站的女服務生，少的時候二至三人，多的時候有五至十人。醫院每星期一、三、五上午派巡迴醫療車到各站，進行定期時醫療健康服務，每個月事先排定日期，由軍醫、藥師、病歷管理員等輪流上陣，早上出發，繞半個金門一圈，回到醫院已是中午。

民國六十年十月廿六日晚點名時，輔導長通報，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團，因為阿爾巴尼亞提出的「排我納匪」案通

過，次日將付諸大會表決，周書楷代表我國上臺嚴正聲明毛共絕不能代表全中國，他完成歷史性聲明後，步出會場，其他代表也陸續走出這個廿六年前中華民國曾參與締造的聯合國，非常悲壯。第二天表決，七十六票贊成、卅五票反對、十七票棄權。這個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表決，真是對世界和平宣誓的恥辱。

烽火煙硝尋夢 平安樓習晚晴

親歷國軍部隊來臺的整頓與改編。退伍後，經朋友協助，于伯伯營生過當舖，也開過工廠，後因經商失利，到樹林泰電公司工作，於民國八十一退休。八十二年，他斷斷續續至茶家就養。

訪問中，于伯伯擦起煙管，露出腿上的傷痕，說起對日作戰時，國軍欲阻止日軍戰車行進，挖掘橫向溝渠，由於他是通信兵，須佈建陣地與指揮所的通信聯絡，於架設被覆線時，跌落溝渠摔斷腿。于伯伯說到興頭，雖是寒冬，他又敞開衣領，露出後頸部的彈片傷痕，表示是在安徽蕪湖接新兵，於返回駐地途中，遭八路軍伏擊，新兵被劫，于伯伯被砲彈碎片擊中後頸，經送醫診療，檢回一命。

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時，于伯伯隸屬的四十軍軍強，化快速縱隊機動力，派他到南京接運軍械，當軍械裝上

平安樓是輔導會所屬板橋茶家茶業安養專區大樓的別名。筆者在院區教堂拜訪了安養於平安樓的于海雲伯伯。當接近圍區教堂時，裡面傳出他動人的二胡聲音（蘇武牧羊），隨即見到高大爽朗的于伯伯。

民國十六年，于伯伯出生於河南省西平縣，榮永小學的老師帶領他們百餘學童躲入村廟，適經路過國軍部隊招募，于伯伯因身高超過上刺刀的長槍，經老師鼓勵，他入伍從軍，直到民國五十六年三月，以上士階級退伍。

火車，欲開往徐州時，戰事吃緊，守軍已撤離徐州，運送軍械的任務於是作罷。待徐蚌會戰結束，于伯伯改分發至七十三軍工兵營擔任駕駛，自此隨軍轉戰至福州、馬尾、平潭，後至臺灣。于伯伯回憶至此，嘆口氣說：「寧做太平犬，莫做亂離人。」希望大家珍借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幸福安定的生活。

于伯伯退伍後，曾返鄉探親六次，當家鄉唯一的姊姊過世後，近十餘年來，他

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時，于伯伯隸屬的四十軍軍強，化快速縱隊機動力，派他到南京接運軍械，當軍械裝上

民國四十二年，運輸學校駕駛大隊三中队第四班北投留影，于海雲為左一。（圖／于海雲）

（作者速寫）陳偉忠，史學博士，陸軍軍官學校正四十五期，曾任總統府侍衛室警務組長、國安局特勤中心情報組長。

過，次日將付諸大會表決，周書楷代表我國上臺嚴正聲明毛共絕不能代表全中國，他完成歷史性聲明後，步出會場，其他代表也陸續走出這個廿六年前中華民國曾參與締造的聯合國，非常悲壯。第二天表決，七十六票贊成、卅五票反對、十七票棄權。這個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表決，真是對世界和平宣誓的恥辱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長期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，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弟兄如何艱困渡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章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 至 usoty 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注：撰稿人同意獲得採用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國軍退役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